中日“建国50周年以来的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编者按 1999年9月14日至16日，由我院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共同主办的“建国50周年以来的中国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法学楼举行。我院常务副院长潘国华教授、党委书记邱恩田副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梁守德教授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加藤节教授等出席开幕式。潘国华副院长和加藤节学部长、日方代表团团长富田武教授分别代表双方致辞。开幕式由我院学术代表团团长李义虎教授主持。

我院代表团成员李义虎教授、林代昭教授、关世杰副教授、印红标副教授、梁云祥博士和日本成蹊大学代表团成员富田武教授、宫本光雄教授、金日旭副教授、久保野惠美子讲师、李晓东博士等分别围绕日美安保体制、中日文化交流、留日华侨、亚欧关系和日本外交及日本社会问题作论文发言，双方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院部分师生旁听了研讨会。

此次学术会议为我院与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的定期学术交流项目，每隔一年在对方举办一次相关问题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现将会议论文发表如下，供参考。

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评析

北京大学 李义虎

1996年4月，东京成了重构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均势格局的城市。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在这里举行会谈，共同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声明》，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制并使之扩大化。随后日美着手修订两国防卫合作指针。经过一年半的谋划和谈判，1997年9月23日，两国政府宣布：由两国负责外交和防务的四位部长组成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就“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所说明的“制定这个指针的目的，是要从平时就构筑对付武装攻击日本及其周边事态的更加有效和更加可信赖的日美合作的牢固基础。”虽然日美两国刻意强调“新指针”“不改变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其有关协定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改变日美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且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日本采取的一切行动，都要在日本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都要遵守专守防卫和无核三原则等日本的基本方针"；但是该指针明确表示是制定"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的联合作战计划和关于周边事态的相互合作计划，以便构筑日美合作的基础"。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为具体落实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进一步奠定了法律基础。这说明，日美安保体制已经适应后冷战时期的特点，突破了原有的该地区地缘政治架构而加以扩大化，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均势格局的一个重大的变动。

那么，日美安保体制架构具有何种性质，战略意图何在，日美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这不能不引起关心国际局势的人士注意。

冷战结束后，原来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的日美安保体制因出现价值定位问题而变得名实不符。对于原来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的日本和美国来讲，国家利益的假想敌是谁，战略目标如何对象化，都成了问题。因此，改变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和适用范围，使冷战后日美亚太战略更具有针对性，以填补战略目标真空，成为两国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本意。

作为前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现在并不被美国和日本视为亚太地区的主要假想敌，那么这一地区的另一个大国中国自然有可能成为日美新战略的对象。90年代以来，美国把崛起中的中国看做潜在的威胁，其国内经历了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在"全面遏制"和"全面接触"政策之间几经反复。另外，美国认为冷战后大国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地区性冲突取代全球性冲突而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为此，美国的全球战略确定了两个地区的战略，即两洋战略。北约东扩和重建日美安保体制就是这种战略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和新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具有全局性的意义，而不仅仅限制于亚太地区的范畴。

例如，从地缘政治和安全角度观察，1997年虽然全球爆发了36起地区性冲突和战争，但具有全局意义的显著焦点只有两个：一是北约东扩，一是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以及双方防卫合作方针的重新确定。又例如，在1999年上半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国际间公开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政策模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变动中的重大事件；而在亚太地区方向美国和日本又与欧洲地区方向的事态发展遥相呼应，继续强行推动日美安保体制的扩大化，其中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国会通过了新防卫合作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因此，北约东扩以及北约组织在科索沃地区创立的新干涉主义的"科索沃模式"和日美安保体制的扩大化是两个相互联系着的事情。北约军事政治同盟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这二者均为冷战时代产物，且均要在后冷战时代扩大化。北约东扩突破了原集团政治的地理范围，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则超出双边范围走向多边型态，并且明显表现出涵盖亚太（或西太平洋）三大热点即朝鲜半岛、台海地区和南中国海的战略包容性。因此，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的意义绝不亚于北约东扩，正因此有人把这一事态称作"西扩"和"南扩"。而从全局观点来看，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和北约东扩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结构和安全态势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即产生了"外围"或"边缘"地带对"大陆中心"或"心脏地带"的压迫之势。虽然，在这种东西构联的欧亚大陆形势中，一侧是日本，一侧是欧洲，但重点烘托的仍然是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三个大国。尽管"大三角关系"已不复存在，但这三个国家仍在国际关系结构和地缘政治上占据重要的关键位置。克莱因"世界权力评估"一书扉页上有一张从北极看世界的鲜红色地图，从北极的角度只能看到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两个广阔的地带，克氏认为这是国际关系经常发生变动的主要地带。而今天我们从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个视角也只能看到中美俄三个大国的全部面貌，并看到北约东扩和日美安保体制扩大化的态势。后者显然是最新国际政治变动的重要一幕。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美国早就意识到亚太地区对自己重要性，它同该地区的贸易额已占自己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如何有效继续保持下去，也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部署中的关键环节。所以，重新确定日美安保体制以包容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内容，就成了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试图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实现以亚制亚的新方略，一举控制中日两国，从而掌控整个亚太地区。自然在这个地区，遏制中国，对中国进行军事上的防备和战略上的威慑，是新指针的重要构件。而就美日关系而言，通过修改"指针"，美国要阻止日本的离心倾向，把日本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通过巩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和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借助日本的力量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同时提高日本军事和财务负担，得到日本强大的经济支持和后方支援。也就是说，美国的总体战略构想是要套牢日本并在"有事时"拉上日本一起进行军事干预。

日本目的则是，借机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取得政治大国的资格，为进而实现军事大国目标预做准备。近年来，日本一心要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用军事力量干预国际事务成为迈过这一门槛的有效途径。而在继续利用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完善军事后勤援助体制，使自卫队走向海外，拓展更大的军事活动空间，将成为具体进展的标志。通过这次修订防卫指针，日本提高了自己对美国的身价，由原来的单方受保变为日美互保，使原来的"主从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同时，通过抑制中国，染指台湾等问题，并利用美国牵制中、俄、朝，改善在亚太整体格局中的地位，都是增加自己"政治色彩"的战略作为。

由此可以看出，新指针的性质是冷战后日美调整亚太战略的重要产物，提高了两国对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强度，促使日美双边关系走向可以进行军事干预的军事同盟。由于新指针的制定使日美在亚太格局中处于较强的地位，而中国相对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因此它在实质上是带有进攻性的。其中矛头所向，虽不能说完全指向中国，形成当年对抗苏联相似的局面，但威慑中国是其主要内容。其主旨是以战略威慑为手段，以多边安全框架为限制，规范今后中国的走向。此外，新指针必然促使日本安全政策发生变化，提高其自卫队的军事活动能力。多年来日本根据 1976 年开始实行的"防卫计划大纲"不断地扩充军备，而从 1996 年开始实行的新计划，限在 5 年期间投入 25 万亿日元引进最尖端武器，增强军备，加强防卫厅情报本部。在新防卫合作方针重新定位后，日本国防开支又立即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并决定建立自卫队快速反应态势。

虽然日本强调"新指针不改变日美安保条约和有关协议确定的基本框架"，但从这次公布的新方针的内容来看，在许多方面大大突破了原有框架。一是所谓"周边地区"的模糊性，实际上扩大了美日防卫合作的范围。1960 年日美安保条约规定，两国联合防卫地区严格限制在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 200 海里范围内及宗谷、津清、对马 3 个海峡；美日 1978 年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远东"为联合防卫地区，但日本政府公开声明"远东"不包括中国和朝鲜。而这次修改把联合防卫地区扩大到所谓"周边地区"。新指针第五部分"在因日本周边地区事态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周边事态)的合作"指出："周边事态是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的概念"。对此，日本政府所作注脚为，"周边地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将包括亚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太甚至还可能包括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特别值得注意是，日本官员声称：台湾将是日本可能不得不去支持美国军事力量的一个地区。这意味着日本宪法和 1978 年的防卫合作指针已被突破，日美防卫的重点由防卫日本本土的合作转向日本"周边有事时"的合作，日军由本土防卫转向"在边界地区之外地区"发挥军事作用。因此，"周边地区"事实上扩大了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只要日美认定所发生事态构成对自身的威胁，即可进行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南沙问题、朝鲜问题以及更远地区发生的问题，都存在被军事干预的可能。可以说，日美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表面上故意对此方针涵盖范围含糊其词，实际上是为今后的行动留下了更大的机动余地。正如韩国《东亚日报》所载"东北亚军事地图发生变化"一文指出的：日美新防卫合作预示着东北亚军事秩序的重组。这是因为它扩大了日本的军事作用范围，开辟了在台湾海峡有事时自卫队也能进行一定军事活动的道路。"新防卫合作指针还将牵制目前正致力于军备扩充和现代化的东南亚各国，并创造了能介入该地区争端的余地，甚至确保印度洋和海湾地区海上通道安全的活动也纳入了考虑范围"。

二是关于"紧急事态"的判断问题。新指针指出："日美两国政府为对付紧急事态，从平时开始就要取得有关机构的支持，着手建立日美之间的协调机构"。"日美两国政府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包括外交上的努力在内），防止周边事态的发生。日美两国政府在就各种事态的状况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有效地协调各种活动。另外，在对付周边事态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因情况而异"，日美可以"分别作出自己的判断"、"日美两国政府可以根据各自的判断进行活动"。这意味着，一方面存在日美在"判断"时可能产生矛盾的情况，另一方面由日美进行"判断"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是以双边"判断"凌架于多边关系之上。这在新指针另外一些内容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例如，新指针指出："同样，关于周边发生事态时的合作措施，日美两国政府将确立共同基准，并商定共同的准备阶段"。这就反而证明，日美两国要在亚太地区掌控主导权，包括对任何事态发生及解决方式的评判权或裁决权。

新方针使日美防卫合作发生很大变化，将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消极影响，因而引起日本周边国家和国内的不安和强烈批评。俄罗斯报纸指出：美日想通过新方针控制东亚，要警惕美日军事同盟成为"太平洋的北约"。新加坡报纸认为：日美同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其扩大化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的非议。东盟九国则吁请日本澄清扩大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方针"所涵盖的地理范围。由于新方针是突破国际现状之举，它也遭到日本国内地方势力和人权组织的反对。

由于日美安保体制的扩大化和新防卫方针的确立，标志着两国对华政策将进行新的重大的调整，人们普遍注意它对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影响及中国对此的反应、特别是它所要进行的新的战略选择。虽然日美一再强调新方针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包括克林顿对江泽民特别表示不是针对中国的；但它对于中国的明显针对性仍然让人一目了然，这种针对性就是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牵制。西方外交官强调说新防卫合作指针是针对中国的保险单。因此新方针遭到了中国理所当然的指责，中国政府表示美日安排应限制在双边范围，反对把台湾置于美日地区安全协议的保护之下，此企图被视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会引起亚洲地区的不安和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开始认为建立亚太地区的新型安全保障机制已经具备了必要性和紧迫性。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处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状态，和平与发展乃是该地区的主流；但是某些不稳定的因素如逆裁军现象和领土争端也开始对稳定和发展的主流产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冲击。于是，该地区内各个国家正在探索建立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在这个地区，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东盟五大主要力量相互制衡，有助于稳定的多极化地区格局的形成，也有助于新型安全机制的营造。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作为冷战时期产物的美日军事同盟按理应该让位于多边安全的安排。但是，美日两国坚持冷战思维，企图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美日军事同盟，这只能给亚太安全带来消极影响，是对地区间和平与稳定潮流的逆势而动。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出现了冷战思维同新安全观的对立，出现了旧军事政治同盟模式和新安全模式的对立。这两种观念和模式的对立将对该地区内的国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

尽管面对日美双边安全体制扩大化的制约，其他各种亚太安全机制正在经受着考验，但建立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构筑新的安全观和模式，已成为新的必要选择。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在当今的变局之下，北约东扩是基督教式的扩张，只有心理上的威胁和文明冲突的潜在制约；而日美同盟的扩大化则是现实的威胁，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牵动作用。中国应该寻求新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以地区多边安全体制和大国关系来反制日美军事同盟。特别是中国在欧亚大陆的西向所可能进行的战略性的选择，例如同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国家所可能进行的某种战略合作，同东亚和西亚地区某些地区性强国所可能进行的战略协作，对于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强化有可能产生新的有力的制约和反制。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建立起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三国也已经建立起了军事领域的信任关系，实施了极为具体的军事信任措施。这些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都是重要的创举，具有关键的导向性的意义。在科索沃战争之后，俄罗斯方面又直接提出了全面加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加这一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实质内容和强化相互协作的具体机制。中国国家元首和俄罗斯、中亚三国元首共五国领导人今年所要进行的高峰会晤，将是进一步改变欧亚大陆东西两向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格局的重大举动。这些都是建立新型安全模式的实际做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反对以冷战思维为基础所建立的军事政治同盟化的旧式做法。另外，近年来大国之间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大国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密和频繁的互动，对于制约强化冷战式军事同盟的做法有着重要的价值。

同时，就中美日三角关系的互动来讲，也存在着新的变动的可能。人们看到，正是考虑到中国方面的态度，美国有些学者提出可参照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模式，成立中美常设联合委员会，定期就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进行磋商，以弥合中美在日美联盟问题上的分歧（北约与俄协议已确定成立一个常设联合委员会，定期开会）。日本政府也拟向中美正式建议，为谋求亚太地区的稳定，三国进行"政治安全对话"，讨论安全保障问题。这些表明，中美日三角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互动时期，亚太地区的整体格局将受制于这种关系的重新定位和配置。其中，中国利用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矮化日美同盟，利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包括新型安全模式，寻求新的战略机会的可能性仍然很高。今后，中国方面将进一步反对日美进行冷战式军事同盟的做法，在亚太地区大力提倡建立新型的安全合作模式，以新型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以合理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代替日美旧式安全合作的机制。虽然在目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这种合理主张还不能马上得到日本和美国的呼应，但是这种合理主张代表了该地区安全发展的总体趋势，因而必将最终获得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响应，而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主流。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